



詩所卷之三

小雅一

安
漢
奇
地
詳



風者室家之詩也。雅者朝廷之詩也。頌者郊社宗廟之詩也。始於室家。行於朝廷。達於郊社宗廟。故曰造端夫婦。察乎天地也。雅有小大。以義別也。通上下之情。聯親疏之懼。真事未遠於風。是以為小雅也。推受命之原。述祖宗之德。其事已近於頌。是以為大雅也。自鹿鳴至菁莪。自文王至卷阿。皆文武成康之世。周召輔政時之所作。與風詩之二南

詩所

卷之三

同。雅之正體。故先儒謂之正雅也。厥後惟宣王能抗王室。故其詩獨多。其從小雅者。亦月采芑車攻吉日。命將出師。選徒講武。義亞於采芑出車也。其從小雅者。雲漢崧高。黍稷薿。奕江漢。常武。敬。近天威。遇災而懼。既保南土。遂城東方。奄撫北國。而終之以淮徐之役。召伯先之。天子繼之。革正僭王之罪。而立中興之基。義亞於開幽荒。岐作豐。宅。鎬也。小雅繼吉日者。自鴻鴈至無羊。或為宣王之時。或有幽王之詩。悉不可攷。要為小雅未遠於風。故繼

內歌謠皆附於小雅矣。節南山至鼓鍾東遷之詩也。楚茨以後所謂幽雅者也。東遷之詩不得入於大雅。故與小雅相附。幽雅則又自爲部。而附之以東都之詩者也。此二編者亦始於朝端之製作。而卒於畿內之謠俗。其體與前雅皆相似。是以同爲小雅。若大雅則雖有屬幽之詩。而不得謂之謠俗。雖與節南山諸篇辭義相近。而不得夷於東遷。蓋有周召諸公稱天述祖陳戒之遺意存焉。雖在周衰。天命未改。則以爲義亞於文王大明繇也。

詩所

卷之三

二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戶郎反

鹿之爲物也。一鹿聲呼。則羣鹿皆至。以興賢者同聲相應。遭時以食於朝也。鼓瑟堂上樂也。吹笙堂下樂也。承筐所以酬賓。侑賓也。人之好我。猶言倘有愛我之心也。祈其示我以當行之路。因燕會而欲聞賢者之善言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恧。君子是則是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此則既聞其言觀其動作威儀而贊美之。言爲君子者所當則其言而倣其行也。既燕而游。款未欲其速去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凡燕其初禮飲而已。終乃無算爵而令賓醉。故首章者禮行而樂具。賓之初筵也。此則堂下之樂不作。不以笙管亂人聲。獨鼓瑟琴以盡賓主之歡。使賓不徒享其儀而中心安樂焉。蓋既有周行之示

詩所

卷之三

三

我尤願其好我於無窮。所謂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比之前兩章乞言憲德者而益淡也。

鹿鳴三章。毛傳云。燕羣臣嘉賓也。案漢儒以

小雅之首爲文王詩者。雖未必盡然。然此篇者

則必文王之詩。以四詩皆首文王故也。文王既

作靈臺。立辟雍。以大興文教。故多與賢臣燕

論於其中。俯有麇鹿。仰有白鳥。作者多國物

以起興。此及振鷺之篇是也。斯時內有后妃聖

德。寔寐求賢。文王之尊賢於外者又如此。是以

琴瑟鐘鼓之音朝寢相應而後聖以為樂而不淫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四牡駢駢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四牡駢駢嘽嘽駟馬音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將

處

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音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

父

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反滿以

詩所

卷之三

四

首言我心傷悲懷離憂也次言不遑將處則勞且瘁後言不遑父母則尤情之切而不可弭忘者蓋曲體其私之至如此

駕彼四駟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言爾心之懷歸者既然我是以作歌勞汝若有將母之事則來告我我當為汝寧其室家使無內念也獨言將母者父或能自通於君母則不能也

四牡五章。序言勞使臣之來也詳味詩意乃

使臣猶在行而遣勞之辭

皇皇者華音于彼原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諏訪問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音

謀計議也

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度審處也

我馬維駟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詢廣問也始而訪問以知之繼而計議以圖之終

詩所

卷之三

五

而審處以定之既詳且慎矣猶恐衆論有未周蓋而復廣其詢問則庶乎事無過失矣非常存靡及之心者不能如此也或疑既謂之周則有廣詢之意矣然周以事言所謂審事問者也詢以人言所謂詢謀僉同者也如濡溫柔也故以興諏如絲條理也故以興謀沃若和洽也故以興度既均齊調也故以興詢

皇皇者華五章。序言君遣使臣也自鹿鳴至此三篇皆盛世君臣宴勞之所爲作後人乃被

之樂章而自鄉飲燕射皆用焉至於始入學者
猶三肄之皆欲其早識君臣之義於初假樂而
以詩教也凡詩樂本末皆如此今言詩盡爲樂
章而作此或施於頌則可而猶有不盡然者況
風雅乎有虞之命夔者盡之是言詩樂之旨也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鄂承華者也兄弟同本而生如華鄂之相附

夙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古音蒲年反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詩所

卷之三

六

脊令水鳥在原非所安故以興患難飛鳴搖動急
之象也況當與悅通愴然悲歎貌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左氏傳作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疑古或字有汝晉故又訓爲汝此與常武首章烝當晉汝

烝盛氣之貌雖憤於橫逆而無不反兵之禮

烝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言常情也烝亂之時維兄弟相恤相救雖良朋有
不能助者處乎安寧則徇朋友之歡而忘兄弟者

多矣

饋爾籩豆

古音田故反

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此下則言終兄弟之愛之道也人之幼也兄弟同羣飲食必俱相親相思故曰孺慕也離居異食則意漸疏故必常陳酒食使兄弟具在則其和樂也且將如孺子時矣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湛耽也樂而不厭之謂入方未有妻子兄弟之愛無哀也有妻子則有閒之者俱有妻子則又有交相閒者兄弟之愛往往不終矣夫妻室各緣異姓

詩所

卷之三

七

之合不能與我齊心固恒情也兼於各子其子則視兄弟愈隔故必使妻子與我好合如琴瑟之同調而無異聲則兄弟翕聚而不散其和樂也且將耽嗜以終身矣

宜爾室家

音姑

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友兄弟以順父母然後室家宜矣然欲宜爾室家者在乎樂爾妻帑妻帑不樂雖欲饋爾籩豆而德色諄語乾餼必愆矣世俗之偷安而不察故欲其淡究而熟圖之此語誠然乎否也

出常棣八章。序以爲周公所作。其極情理之至。信非聖人不能道。然傳所謂弔二叔之不咸。漢儒或指夏商之末。其說近是。序遂以管蔡之事當之。反覆篇中言兄弟急難禦務。發乎天性。正與管蔡相反。如謂詭辭以哀之。則又無復勸戒之意。故朱傳但以燕飲兄弟爲說。文王之德刑求其于寡妻。至于兄弟。由關雎以致麟趾之應。故周公推以著訓者如此。他日急難禦務之言。不效於管蔡。蓋大舜不知象殺己之心也。周公之過。

詩所

卷之三

八

不亦宜乎。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伐木者。將斲削以成材。朋友之交。將切劘以成德。故三章皆以伐木起興。此章又復以鳥喻之。言鳥鳴相呼。出卑幽而上高明。人之于友。猶是也。故人之求言。如鳥之求聲。欲其相呼以相悟也。忠告善道。溫厚而剴至。則可謂和平矣。雖使神之聽之可。

也其惟直諒多聞古之益友乎

伐木許許醜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

微我弗顧於粢酒埽陳饋八簋九音既有肥牡莫九反以

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此下兩章因燕朋友而復召諸父昆弟也言伐木

者舉重勸力則有酒以相勞今既聚朋友而具肥

性矣然不可忘諸父諸舅之親而必速其畢至

伐木于阪醜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

乾餼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

詩所

卷之三

九

迨我暇

古音

矣飲此湑矣

衍寬也伐木者既下于阪則有酒以相寬今既聚

朋友而踐籩豆而兄弟尤不可以相遠有酒湑我

以下設為兄弟之言也其言迨我暇矣猶之適不

來之意也諸父諸舅尊者故非具牲俎不敢以致

兄弟之親則籩豆可共有酒無酒稱其情焉可以

合歡矣

伐木三章此蓋因燕朋友而及親戚之詩詩

意與前篇實相首尾前篇言兄弟分形連氣

生安危憂樂共之。非朋友可比也。似乎朋友之義。緩而不親者。故復作爲此篇。言天倫所以立爲朋友之意。在乎德義相規。學業相成。雖生以患難之際。未嘗不盡其心力焉。然倫之出乎天。攸者。本意則不爲此也。世衰道微。故有同氣而緩急相舍者。覆賴朋友救助。其流至於疏其所親。而植私以黨之風盛。恩義倒置。德業無聞。於是先王肇修人紀之道。蕩然盡矣。是故平居家室之間。飲食宴樂。雖朋友不在可也。若朋友好

詩所

卷之三

十

會則兄弟未嘗不存焉。一則緣朋友之懼。而念及親親者。益篤。一則資朋友之益。而助於親親者。益多。此兩詩相爲首尾之義也。抑大倫有五。夫婦。其本也。父子兄弟。天屬之恩也。君臣朋友。人合之義也。父子則與君臣之分相較。不以私恩廢公義。不以公義背私恩。是鹿鳴四牡皇華之義也。兄弟則與朋友之誼相較。懼其忘本然之恩。而以義相夷也。懼其廢當然之義。而以恩相狎也。是常棣伐木之義也。風首夫婦正其本

也。小雅開篇而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正焉。夫然故可以反始追遠而推於祖宗。可以窮本極源而達於天地。大雅與頌由此而興。而五詩之繼以天保也。爲之兆矣。子思言道自造端夫婦。次及子臣弟友。以終於鬼神。其夫子序詩之志乎。舊說諸父諸舅兄弟皆朋友也。雖文意可通。而理未周。蓋諸父昆弟無擇者也。親愛之而已矣。朋友則擇德焉。今謂此無擇乎。則非所以言朋友也。謂有擇乎。又非所以語親親也。

詩所

卷之三

十一

既謂之親。又謂之友。名實亂矣。故不如仍其本稱。以此篇之義與常棣相備者爲善。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

古音戶

何福不除。俾爾

多益。以莫不庶。

言天之安定爾也。亦甚固哉。既使爾有專一淳厚之德。以爲受福之基。故其使爾得親賢之多助也。亦濟濟克生而衆盛焉。以是知天之安定爾也。自鹿鳴以下五篇。皆君所以燕享親疏。慰勞勸勉之所爲作也。誠心藹惻。而訓辭浚至。可謂單厚矣。親

賢交勸其為益也多矣故下所以答其意者如此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宥受天百祿降爾遐福
維日不足

戩穀盡善也躬至德之厚得人心之和善之至也
是以動無不宥而百祿之多遐福之永自天申之
不為限量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
至以莫不增

比喻以申上意上感下應皆謂之興天所安定故

詩所
卷之三
十一

上下莫不興起自其德之單厚根深基固而不可
拔山阜岡陵之象也自其益之弘多姑納容受而
不可窮川流增長之象也

吉蠲為饗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
萬壽無疆

又言祖考享之而助其福也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古晉方墨反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

黎百姓徧為爾德

又言庶民化之而助其福也夫詒爾多福者神也

然入者神所憑依。則於庶民驗之。盛世之民。無不
虞者。不識不知。出入作息而已。文貌之興。皆季世
也。是雖若無所助於君者。然而淳氣之積。其所以
為爾德者大矣。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
之茂。晉無不爾或承。

又比喻以申上意。祖考祐之。民風成焉。是百世之
基也。故以為如月之上弦。日之東升。方昌而未艾。
如南山之無損無墮。歷久而長存。如松柏之舊樟。

詩所

卷之三

十三

未凋。而孫枝已秀。繼繼承承於不絕也。是福之成
也。

天保六章。註疏朱傳皆以為臣下答前五篇
之意。大致然矣。然五篇非一人一時之作。就其
後世用之以燕親疏。亦未必一日之事。此篇之
作。又未決為嚴者之人否也。惟盛世之君臣。勞
勉頌規。矢揚賡遂。斯固事之必然。藉非一時酬
答。而序詩者意。則存焉。不必據此以為疑端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

獵狁之故。不遑啓居。獵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古音我行不來。

三章皆言其春出而冬乃得歸也。首章言以獵狁之故。而不得已於役。次三章乃道其思家之情。知

此先公後私之義。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音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

詩所

卷之三

十四

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

象弭魚服。蒲北反豈不日戒。獵狁孔棘。

此二章言師行戰則務捷。居則必戒。應首章獵狁之故。

替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

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應次三章憂思之意。

采薇六章。舊說遣戍役之詩。

我出我車于彼牧古音墨轉音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音

彼僕夫謂之載轉音矣王事多難維其棘轉音紀其反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旒矣建彼旒矣彼旒旒斯

朝不旒旒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此三章敘其受命而出時也

三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音旂旒央央天子命

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獫狁于襄

管我往矣黍稷方華音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

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詩所

卷之三

十五

此二章敘其往而在軍及歸而在途時也

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

我心則降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祁祁執訊獲醜

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獫狁于夷

此二章言其既歸而所親者相慰且兩美其西戎

獫狁之功也

出車六章。舊說勞還帥之詩。

有杖之杜有皖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

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

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滿以檀車

憚憚四牡瘡瘡征夫不遠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音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

止會言近

古音記

止征夫邇止

前篇言憂心孔疚我行不來蓋自恐行役之或或

於事而不返也故此其室家念之曰豈其有他故

詩所

卷之三

而未嘗載以來乎心懷此憂疑是以因愆期未至

而恤轉多

杖杜四章。舊說勞還役之詩。舊說似以三篇

為一事首末者。蓋因采薇出車皆有獫狁之事

故也。毛鄭以為在文王時未足為據。朱子闕其

時世是已。宣王卿士以南仲為太祖則大抵匪

匪以前人尋繹三篇辭意采薇似行者自勞

之詩出車似僚友相勞之詩。杖杜似室家相勞

之詩。皆役畢功成還歸之時也。夫佳兵不祥之

器雖以先王之世師以義動役不踰期然而
別之思怨曠之憂皆人情所不免親其事者不
嫌於自言慰薦之者亦不逼以公義而奪其
恩文王四牡周公東山幸由斯志至宣王時
徒侈其盛威於中國者而此意微矣序此豈
係之後爲訓不亦失乎舊說於此意不相
今不改

南陔

白華

詩明

卷之二

七

華黍。舊說謂以其辭。朱子以爲本無辭者。據
儀禮皆笙詩而云也。由庚崇正由儀亦然。案樂
有升歌者。堂上之人聲也。小雅則鹿鳴四牡皇
皇者華。大雅則文王大明緜。頌則清廟維天維
清之類。是也。堂下則尊者以管。有虞下管。周禮
大司樂亦下管。是也。卑者以笙。鄉飲酒燕射笙
是也。今攷周人所謂管象管。新宮者。亦無其
辭。朱子之說。蓋其是與。

魚麗于罭。鱧鯢君子有酒。旨且多。

魚麗于罟。魴、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音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魚麗六章。此必薦魚宗廟之後燕飲之詩。蓋

後遂通用之。

由康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詩所 卷之三

烝然，臧貌。罩罩者，以罩罩之也。下山汕同。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行。

魚麗篇。是以魚饗賓也。此言南有嘉魚者，以下兩

章例之。或是起興。

南有樛木，甘瓠累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以瓠累於樛木，與賓主之相得，既樂以行，又從而

安之，言其情之長也。

翩翩者騅，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

古音思

以騅之來，興賓之再來，再來則又燕之，言其思之

數也

此南有嘉魚四章。與魚麗同為燕飲之詩。

崇正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每章言南山北山所有。興盛世之能育材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滿以反樂只

詩所

卷之三

君子德音不已。

此章申上兩章之意。所以能立邦家之基者。作民父母故也。所以能為邦家之光者。德音不已故也。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樂只君子。

德音是茂。音老

南山有枸。北山有楸。樂只君子。遐不作壽。古音樂只

君子。保艾爾後。音戶

此兩章又申首兩章萬壽之意。然一曰德音是茂。則所以為邦家之光者益盛。一曰保艾爾後。則所

以為邦家之基者益固矣。

南山有臺五章。此詩當為下頌上之辭。蓋若

子所以答魚麗嘉魚者。如天保次於鹿鳴五篇之

全辭義

由儀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我心寫古音兮。燕笑

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譽處有聲名也。以其素有聲名。故與之寫心笑語

也。下言德則譽之實。

詩所

卷之三

二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

壽考不忘。

不獨寫心笑語。而且藉為光寵。以其德之不失。至

於壽考而能不忘。美其篤於為善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

令德壽豈。

兄弟謂羣諸侯也。又見其和樂豈弟。能與兄弟之

國和合無間。以此益知其德之壽考不忘也。故曰

令德壽豈。

參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履革冲冲和鸞雖難
萬福攸同

此錫之車馬以榮之而又祝之也

參蕭四章。序謂諸侯之詩。朱傳謂天子之詩。

以辭義觀之。朱傳近是。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其桐其椅古音於戈反其實離離音羅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詩所

卷之三

三

音

湛露興澤也日晞然後露散以興醉然後歸豐草

者露所聚以興宗廟者恩澤所出杞美而棘惡以

興受澤者當勉為善桐椅有實故離離然以興有

實德者威儀容貌皆可觀也

淇露四章。從舊說。

彤弓昭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鍾鼓既設

一朝饗之

彤弓昭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

一朝右以音之

彤弓召兮。受言囊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鍾鼓既設。

一朝疇之。

藏載囊當從鄭氏為諸侯受者

彤弓三章。從舊說。天保以上。親王朝也。而

以采薇出車杜繼之。蓼蕭湛露。親諸侯也。而

以彤弓繼之。文武之道。如循環然。弛而不張。豈

武不為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音俄

詩所

卷之三

三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有山陵則草木無不茂。有水則舟楫無不行。有王者在上。則人材之盛。賢路之通。亦猶是也。

菁菁者莪四章。此詩當為下頌上之辭。蓋

所以答蓼蕭三篇者。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蒲北

孔熾。我是用急。急字非韻。鹽鐵論引此作戒。當從之。戒古有入音。紀力反。王于出

孔熾。我是用急。急字非韻。鹽鐵論引此作戒。當從之。戒古有入音。紀力反。王于出

征以匡王國

王于出征言以王命而出征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蒲北我服

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四牡修廣其大有顛薄伐玁狁以秦膚公有嚴有翼

其武之服蒲北其武之服以定王國

玁狁匪茹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

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戶郎

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

詩所

卷之三

三

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吉甫燕喜既多受社來歸自鎬我行永久戶郎飲御諸

友魚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以音

首章言玁狁孔熾四章則正言其罪也二三章言

車馬之壯薄伐玁狁五章則正言其功也六章乃

言功成受恩於朝燕飲於家之事

六月六章。玁狁內侵宣王命尹吉甫伐之功

成而歸其僚友作詩美焉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與千于此菑畝滿以方叔涖止

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
路車有奭籩茀魚服鈎膺脩革

師干之試言此三千之車皆習於行陣者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旗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軼錯衡古音戶八蠻瑯瑯服

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瑒蔥珩古音戶

歛彼飛隼古音之其飛戾天與千亦集爰止方叔涖

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

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詩所

卷之三

三百

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

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焯焯他屯反如霆如雷與

協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

采芑四章。荆蠻背叛宣王命方叔征之亦僚

友美其成功也。據此為宣王之制而上推之

采芑三篇為文武成康之世無疑矣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古音駕言徂東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之子于苗選徒躡躡建旒設旄搏獸于敖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言來朝之諸侯皆從獵。非正行會同之禮也。

決拾既飲。

與柴協。

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此章

韻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

於戈反。

不失其馳。

古音

舍矢如破。

四黃則是兼兩服兩驂也。而只云兩驂不猗者。兩

服居中。易于控勒。驂則在外。故有游環脅驅以制

其出入。不使偏倚。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詩所

卷之三

五

不驚不盈。須依朱傳。蓋逐禽爭禽。則喧嘩而驚也。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鄭氏云。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榭舒之上。云

穀七里。穀人不知。可謂有聞無聲矣。愚案徒御不

驚。大庖不盈。是易所謂失前禽也。有聞無聲。是易

所謂邑人不誡也。大成者。言田獵之禮成也。

車攻八章。從舊說。

吉日維戍。

古音

旣伯旣禱。田車旣好。四牡孔阜。升彼

大阜。從其羣醜。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音獸之所同。麀鹿麇麇。漆沮之

從。天子之所。音禹貢云。漆沮既從。言二水從渭而東也。則此當是

漆沮入渭處。音瞻彼中原。其祁孔有。音以儻儻俟俟。或羣或友。音以

左右。音以燕天子。音悉率左右。當從傳箋為驅禽獸在左右。以待天子

之射。音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豸。殪此大兕。以御賓客。

且以酌醴。

詩所

卷之二

且以酌醴

言日四章。此與上篇若為一時之事。則田

漆沮。非東都也。徂東者。地自在鎬京之東耳。甫

草猶言甫田。亦未必鄭之圃田也。但非大義所

關。姑從舊說。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神與爰及

矜人。哀此鰥寡。古音

矜人。即鰥寡也。言己所與偕者。皆鰥寡之人。而矜

哀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雖則劬勞。追其初也。百堵皆作。故安宅。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哀鳴興已作歌也。傳曰。沐浴膏澤而歌咏勤苦。謂我宣驕。

知者以為驕也。

鴻鴈三章。從舊說。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詩所

卷之三

三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晉

庭燎三章。從舊說。宣王之初。側身勤政。自六月至此。并大雅諸篇觀之。可知也。雖不能躬文

武之德。抑可謂有志之主矣。其後必武競而志

衰。故此自沔水以下。幽雅自角弓以下。雖未能

必指為宣王事。而考其世似之。周人以為貪天

禍者。厥有由矣。故曰武不可重。

禍者。厥有由矣。故曰武不可重。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駢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音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滿以反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駢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戶郎反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駢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首章言水必朝宗于海。以興在位者惟王室是依也。隼必有止。以興在位者必有安身之道也。次章言水未得所歸。則其流湯湯。隼未得所止。則載飛

詩所 卷之三 三

載揚。邦人諸友。不以爲念。而念之者。至於坐立不安。憂不自弭矣。末章又舍流水而言飛隼。以其卒然而至中陵。必有彈射之者。興亂世爲訛言者之衆。我友其可不敬謹以防讒言之興乎。

沔水三章。朱傳曰。此憂亂之詩也。

鶴鳴于九臬。聲聞于野。神與反魚潛于淵。或在于渚。樂

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籜。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鶴鳴在陰。聲必遠聞。誠之不可掩也。魚有潛見。迹之不必同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則言

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又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譏。此詩之指。蓋於聖言有合也。園中樹檀。而卑下有捧焉。尊賢容衆之喻也。后雖粗厲。可以磨鎔。橫逆自反之比也。由前二者。則中孚之必應。同心之必合。不待求之而自至矣。由後二者。則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待遠之而自化矣。四者皆修身建德之要。而形於論交。則友待人接物之間者也。

鶴鳴于九臬。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

詩所

卷之三

无

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鶴鳴二章。此詩不知何爲而作。而其言甚富。

如序說則狹矣。

祈父。予王之爪牙。音吾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祈父三章。軍士困於久役而怨苦之詩。

駸駸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

馬道遙

皎皎白駒。會我場藿。繫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二章皆將行而暫款之之辭也。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勌爾遁思。

相與壯其行也。言不必以下位為恨。設或以爾為公為侯。則所苦有大焉者。而逸豫不可期矣。故有勌爾以優游。遲留者。不可不慎。而勉汝以遁去可也。

詩所

卷之三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朋友之好。欲其雖去而音問常通也。

白駒四章。賢者將隱。別於其友。而其友贈之辭。古之人有相戒以勤者。當其職則不得去。而盡於義。有相慰以逸者。適其時。則可以去。而獲其心也。君子於去處之間。惟其宜而已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
反 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黃鳥黃鳥無集于榭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
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黃鳥三章。此詩所謂比者。蓋以黃鳥之不集
不啄。比己之不畱會於此邦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
復我邦家音姑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
詩所
心之三
三

言歸思復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古音方不思舊姻求爾今本三

唐石經新特誠不以富古音方亦祇以吳能殺株
改正 自責其來之辭也。鄉黨有舊姻。今我舍之而來求

爾新匹。意謂能恤我之貧也。爾不我畜。是不足以
富。而祇自覺其去舊就新之可異耳。柳下惠云。枉

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似當以二語屬之。
下皆有齊景公而誤也。

我行其野三章。與黃鳥同意。皆民不樂居之

大入賦也。指流陽以下至吉日。大抵皆朝廷朝會詩。
雜何嘗辨田之詩。雅之正體也。鴻鴈以下。雜以謠俗
千詩。蓋文武成康時。畿內之詩。入於二南。其後附
風賦。於中。西。畿。所。得。者。在。此。東。畿。所。得。者。在。於。幽。
雅之終。說吳王風。

接接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音矣。兄及弟
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卑者之居。東房西室。房戶在東。室戶亦偏東。是西

詩所

卷之三

南無戶也。尊貴者有東西兩房。則西南有戶。特表
出之。以明為尊貴者之居。但不必其天子也。

約之閣閣。椽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音如翬斯飛。君子攸

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
寔。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音吉

維何。維熊維羆。古音維虺維蛇。音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維何。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嗶嗶。

古音 呈 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朱芾斯皇。祝之也。室家君王。言其為家之嚴君也。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古音 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

無儀。音 唯酒食是議。古音 無父母詖羅。音

來若將來不能修其婦道。則貽父母憂矣。

斯千九章。舊以為宣王作室。誦味詩意。殆不

然也。蓋當時卿大夫有成室者。而僚友落之。猶

有取焉者。以其妣祖之續。兄弟之愛。生男生女

詩所

卷之三

三

之義。可謂善頌善禱云爾。自沔水以下。大抵非

朝廷之詩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

來思。其角濺濺。爾牛來思。其耳溼溼。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音 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簣何

筥。或負其餼。古音 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古音 爾羊來思。矜

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旒維旗矣。大人占之。眾維魚矣。

實維豐年旒維旗矣室家溱溱

也。旒維魚謂魚之多也。旒維旗謂建纛之處又有旒也。

無羊四章。舊以為宣王考牧者。於文義中亦無以見。恐亦牧者能於其職。而入美之之辭。

詩所

卷之三



無羊四章。舊以為宣王考牧者。於文義中亦無以見。恐亦牧者能於其職。而入美之之辭。

無羊四章。舊以為宣王考牧者。於文義中亦無以見。恐亦牧者能於其職。而入美之之辭。

實維豐年旒維旗矣

詩所卷之四

安溪李光地註

小雅二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民具瞻之而憂不敢言。憂其惡而憚其威也。國既卒滅矣。而不知以兪禍為監乎。蓋作於平王之初世。而追斥幽王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

於戈反。

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

薦瘥。懲亂弘多。民言無嘉。懣莫懲嗟。

詩所

卷之四

一

猗倚也。實或恐石字之誤。巖巖與其位之尊。猗與其心之偏也。言尹氏用心不平以召天災。致民怨而曾不知懲創也。嗟歎辭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言其任至重而不能稱。末乃呼天愬之。言天何不

悲憫斯民。使斯人在位。以寵置我厥乎。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

無小人始。瑣瑣姻亞。則無臙仕。

言凡行政非身平之則不親庶民亦不信也。凡用人非咨詢者則不可仕。其賢否豈可以欺君子哉。故戒之曰。用平當以己身親之。無任小人而為所始。官人則當合於衆論。而勿私其親黨可也。

昊天不傭。降此鞠誼。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屈。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遘。

傭常也。言天道失常而降此窮凶。天心不順而降此大異。莫非人事之致而已。君子為政果能事事躬至而親平之。則民心庶幾稍息。而怨怒遠。所以

詩所

卷之四

二

回天者在此矣。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不自為政。即所謂不躬不親。任用小人而信。姻亞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感感靡所騁。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憚。如相疇矣。

方其作威之時。使人視之如戈矛然。可畏之甚也。

及其溺於小人而夷且憚。則不啻如相疇然。心之

不平蓋至於此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大臣肆惡。則昊天爲之不平。天子爲之不安矣。猶不自懲。而怨人之正已者。親小人則疾君子。其勢然也。

家父作誦。以究王訕。式詛爾心。以畜萬邦。

古音博工反

王訕者。亂王政之人也。式詛爾心。猶望尹氏之能改化以從善也。

節南山十章。平王承幽之亂。不能自強於政。

詩所

卷之四

三

而所任用世臣。又皆親近邪慝。怙勢作威之人。災變屢生。民心離叛。此王業所以遂衰。而周之不能復西也。此家父。卽春秋桓公時來求車者。所刺尹氏。則春秋書其卒於隱公之世者是也。舊以爲刺幽王之詩。則家父不應至桓公時猶存。且首章云。國旣卒斬。其爲西周旣滅明矣。故韋昭以爲平王時作者得之。正義曰。家父吉甫。詩辭自有名字。其餘有名者。他書傳記有之。故序得據之而言。其不言者。皆不知也。或云大

夫者止知是大夫所作不得姓名也又諸侯姓名爵謚者皆是王朝公卿大夫縣蠻謂士爲微臣不言姓名推此則太子之傅及寺人譚大夫不言姓名亦爲微也變風惟七月鳴鵙言周公所作其餘皆無作者姓名亦以諸侯之大夫官位亦微故皆無見姓名者惟魯人作頌非常特詳其事言行父請周史克作頌耳不然豈變風百有餘篇作者不知一人也案正義此論亦可以證部分二雅之例微者所作盡入小雅爲其

詩所

卷之四

四

未離乎風謠也公卿者入大雅以其有陳戒之遺意節南山以下五篇聞政者所作決非微者而在小雅故知爲東遷之詩不編入大雅故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

憂心京京

音

哀我小心癡憂以瘁

觀時之亂小人則倡爲訛言耳惟君子憂傷以至

於病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瘳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音好言自

口古音

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小人不知憂國之心。肆為訛言。而反以是悔君子也。

憂心惇惇。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是時周京已入于秦。故有止於秦而不來者。有散在列國者。與為人臣僕無異。故自哀其將何所從。而何所止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始。視天夢夢。莫勝反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詩所 卷之四 五

蒙上章之意。言臣民憔悴如此。故起興於中林之草木。薪蒸茂蔚。以傷今之不然也。危亂之世。人不信天。然其究也。天命不僭。無私好惡。而惟人所召耳。今時事如此。而莫知畏威者。此訛言所以日盛。而君子所以獨憂也。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莫勝反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于陵反

以山之最卑者。而曰岡陵。猶以衰替之朝。而侈曰明盛。此小人所造訛言。以誣罔其君者。誰能知而

懲之哉。所以有時亦召故老。然不咨諏政事。但問以占夢而已。亂世不修人事而貪符瑞。往往若斯。如前篇築室牧畜。皆使大人占之。則風尚之來久矣。至於時事得失。莫不自爲賢聖。君子小人之是非。孰能辨之。不知鳥之雌雄。故鳥亦徬徨而不知所爰止也。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

局不與踏爲韻未詳

謂地蓋厚不敢不踣。

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局踣者。畏天之威。謹慎之至。此非訛言也。而曾莫

詩所

卷之四

六

肯聽之。以安爲虺蜴。此必有爲天所勝之一日矣。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阪田猶有特生之木。何天不容有獨行之人。而使
我危抗不安如是哉。蓋朝廷之求我也。惟恐其不
得。既而拘縻之固。亦未嘗使我得盡其力也。此所
謂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者。進退兩窮。故以爲天之
抗我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

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衰如威之

之心之憂亂愈深而政之暴戾日甚其意以為燎之方揚莫能滅之乎然赫赫之周衰如則既威之矣此天之所以可畏而後事之師也據此言則為東遷之詩無疑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承上章言衰如威周正如天之清明而逢陰雨也我今長懷其終恐復為陰雨所窘所以憂心如結

詩所 卷之四

者此也遠天之未陰雨而求輔以自固可矣如車行而棄輔及覆墜而後欲其助也不亦晚乎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方墨反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

絕險曾是不意

又申上意言能無棄輔則可以踰絕險矣曾可忽焉而不以為意乎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君子之居亂朝如魚之在沼也豈其所樂哉蓋在

無知者則樂其所以凶耳。然亂幾雖伏而理甚昭著。欲不憂而樂也。豈可得哉。

彼有旨酒。又有嘉穀。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

憂心慙慙。

申上意言眾樂而已獨憂也。

既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擗。

承 哿矣富人。哀此惇獨。

既 既較較者。小人也。方安其居而會其祿。獨此下

民。天乃天從而椽。喪之。富者猶可僅存。惇獨則可

詩所

卷之四

哀甚矣。此政之暴。國之虐之所致。終篇言憂心者以此。

正月十三章。大夫憂平王政亂之詩。蓋一時

讒佞。以訛言閉錮王心。或羈縻君子。而不一

行其言。以收其用也。是以周雖僅存。而夷於

邦。去危亡無幾耳。此則平王之罪。觀節南山以

下至於鼓鍾。可知矣。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

既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以日之會而微興君弱臣強王室將衰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戶郎反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

而會則維其常此日而會于何不臧

天變可畏有人事修救則免矣四國無政此下民

所以可哀而告凶不臧之象成也

燭燭震電不寧不令古音力震反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

岸為谷澗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又言諸災變之多也未必皆十月事總言之耳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冢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

詩所 卷之四 九

蹶維趣馬音姊橋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豔妻言其時自宰執以下皆競為淫樂耳非斥褒

妙也舊說以為幽王之詩果爾則衰似為亂本當

如大雅瞻卬撥本言之不應敘於諸臣之後且通

篇責臣下之辭多決非幽王詩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音姊徹我牆

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皇父不以其時而作都治宅壞人之居荒人之曲

尚自以為非戕害也典禮當如此耳所謂我者代

爲民之辭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憚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向在東都畿內。是時周既東遷。故皇父會采於此。而作都也。三事者。司徒司馬司空之屬也。古者天子六卿。公侯以下皆備。三卿。司徒主衆。司馬行法。司空治事。故周公雖定六典。而以立政告王。猶曰。任人準夫。牧作三事也。冢宰體大宗伯道尊。非天子不敢備。司寇則古者與司馬一官也。以後言三

詩所

卷之四

十

事者皆指此。皇父天子之卿。比外公侯。故得具三有事。乃皆擇王朝之富者。以自隨。而不畱一舊人。以供王事。其驕且專如此。蓋自宣王之末。以平淮徐之功自矜。故上下畏之。莫敢指議。所謂孔聖者也。

匪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躑躅。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言已之在朝。勞苦而憂讒害。是國多小人。而無任事者可知。故又追言災異之孽。非從天降也。羣衆

禮者相背相憎。徇私忘公。擊由人作矣。

悠悠我里。亦孔之瘁。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做我友自逸。

我里者。所居之里也。首章言下民亦孔之哀。此舉我里以槩其餘也。心存百姓之疾苦。故人富而我匱。人逸而我勞。性固如是。命實為之。天命我者與眾人不均。我寧安於憂勞。而豈敢做人自逸哉。蓋若為怨天之辭。而所以自處者卓矣。

十月之交八章。首三章言天變也。次三章言

詩所

卷之四

人事也。後二章述已憂也。天災地變。以日月為

重。小人在位。以皇父為宗。書言卿士維月。卿尹

維日。然則日月吉凶。皇父召之矣。列卿傲之。樂

以惱憂。凶德參會。國能無衰乎。惟畏威之君子

甘於勞苦。情見乎辭也。

君石經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

今本誤作更依

改正

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

無罪。淪胥以鋪。

言天降災於上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三事大
天。莫肯夙夜。音豫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
為惡。

言人離散於下也。正大夫者。正卿也。離居。如阜父
作都于向是也。三事大夫。卿之貳也。莫肯夙夜。如
皆從皇父于向。不守我王是也。邦君諸侯。畿內五
等之爵也。朝夕者。以時朝覲。或朝見。或夕見也。其
自遠於天子如此。庶曰。或者其為善於外乎。然出
視所為。則不惟無能補救於王之不善。而反至於

詩所

卷之四

七

惡矣。罪之之深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
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申首兩章之意也。辟言。法言也。若迪吉逆凶福善
禍淫之類是也。天既降喪。則有罪無罪。混然同歸。
法言不可信矣。曹植云。崩城隕霜。臣始信之。以臣
心況。徒虛語耳。皆無聊而怨天之辭也。卒乃返之
人事。謂是諸君子不能敬身。以畏人畏天故也。不
畏天而召天怒。命之靡常。固其所矣。豈真辟言之

不信哉

戎成不遐。饑成不遂。曾我誓御。憺憺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當作諄與。墓門同。聽言則答。諧言則退。

亦中首兩章之意也。遂成也。寇戎競起而亂不遐。飢饉著臻而歲不遂。凡我親近之臣。憂深而至於瘁矣。而凡百君子。莫肯以告王者。惟聽王之言。則順而答之。遇有諧言。則退而避之。苟自遠害以為身圖而已。此所以至於離居而莫肯夙夜也。然其不畏人畏天也。不亦甚哉。

詩所 卷之四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音

諭章所以責在位者至矣。此兩章又若代為自解之詞。言非不欲為天子言也。非不欲為天子使者。顧今所謂能言可使者。自有其人。其抱區區之忠者。則皆所謂不能言不可使者也。將為其不能言不可使者與。則身受其瘁而罪且及之。將為其能

言可使者與躬雖處休而朋友交謫矣兩無適從故甘心於莫肯用訊莫肯夙夜以自絕遠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子未有室家音姑鼠思泣血無言不疾督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卿大夫以下既多離居或勸之移于王城則以新邾未有室家為解然其憂思泣血語皆疾痛所謂無家者非實情也故詰之曰爾之出居於外誰為爾作室哉總前六章之意而終責以無君臣之義也

詩所

卷之四

十四

雨無正七章○此詩直言周宗既滅則非幽王之世明甚且在幽王時宐曰還不宐曰遷宐曰還不宐曰出若會采者則在朝在邑皆有官舍未有室家之對誰作爾室之難皆無辭理也故為平王時在位者相責無疑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印

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今本作底誤

此兩章言上之聽謀猶者不明也。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朱子從韓詩作就當

之從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

道。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

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此兩章言下之為謀猶者不善也。惟聽之者不明。

故謀之者不善。蓋既以迎合為心。則但計目前之

依違。而不顧事後之成敗。但取不忤於當世。而不

詩所

卷之四

五

復追師于舊典矣。身不任咎。如不行而坐計程也。

事不師古。如築室而謀諸路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臚。或哲音或謀音或肅音或

艾。如彼泉流。今本誤作流泉。依唐石經改正。無淪胥以敗。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此兩章懼善類之及於害也。政之亂。國之無人。既

若此矣。然猶有聖賢之徒在焉。異日有用之者。則

政興矣。當此讒賊之世。懼其如涉亂流。而胥淪以

盡也。君子處此有憂世之心，而不敢輕爲犯患之事。人知其避禍以全身耳，不知其爲國家計者遠也。後世如東漢之末，其君子可謂暴虎馮河，夙而無悔者矣。身之旣燼，而國從之。故郭泰有殄瘁之傷，董卓曹操無顧忌之意。易曰：碩果不食，又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而夫子贊之曰：民所載也。志在君也。嗚呼！知此義者，則知小旻小宛戰戰兢兢之心。大雅旣明且哲，以保其身之道矣。

小旻六章。自節南山至此，其憂時之辭至矣。

詩所

卷之四

十六

然與刺厲幽者，言之輕重緩急殊科。蓋平王固昏亂，其暴虐威罔，則未至如厲幽之烈也。故數詩者責臣下之辭多，惟推本則自王之不能自強而失道耳。如處厲幽之世，而所以責師尹，皇父百有位者，如此其深，恐非情理與事實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鳴鳩戾天，興人之自振奮也。憂念父母，則自振奮以祈成立者，自不能已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方二反各敬

爾儀天命不又音肆

言不可安於逸豫禍福無端天命無常不再來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古音房反教

誨爾子式穀似之

言成立之道勤則能獲其所資習則能移其所性

三者皆興而比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

無忝爾所生

詩所

卷之四

七

脊令飛鳴搖動與人不敢自安自夕達明以懷思

之則當夙興夜寐以求無忝焉申首章之意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宐岸宐獄握粟出卜

自何能穀

桑扈而啄粟填寡而岸獄失所甚矣世亂而禍將

及身不特豫憂天命之不又也是以問卜以求善

道申次章之意也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

如履薄冰

溫溫之不足而惴惴。惴惴之不足而戰戰兢兢。豈獨遠禍。乃修身之要也。習與性成。則敬爾儀。而齊聖可幾矣。申三章之意也。

小宛六章。此詩之意。朱傳獨得之後。三章申前三章之意。然言愈危而意愈迫。其所處之時。世可知。其興物。曰鳴鳩。又曰。脊令。又曰。桑扈。始也。志在高舉。既而有動搖急難之象。困窮失所之憂也。君子遇險。則修德。顛沛必於仁。凡其孽孽繁而後已者。不敢以父母之身行殆也。故曾

詩所

卷之四

六

子歸終而引此詩。古之孝子。其用心一而已矣。

弁彼鶯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音羅何辜于

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鶯。鴉屬也。能孝其親。故以興已。

踽踽周道。鞠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周道。大路也。大路而荒蕪不可行。喻已生王家而

窮無所歸。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滿以不屬

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言人皆有父母而已。獨見棄故哀其生之不辰也。

菀彼楫斯。鳴蜩嘒嘒。有淮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

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逞假寐。

言微蟲草木皆得所而已。無所依歸。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雝。尚求其雌。譬彼壞木。

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鹿舒行以俟羣。雉登鳴而求耦。今已母子夫妻不能相保。如壞木之無枝葉也。

能相保。如壞木之無枝葉也。

詩所

卷之四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小人。尚或瑾之。君子秉心。

惟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自哀無所投命而死。凶將莫之恤。

君子信讒。如或疇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

矣。析薪也。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居我反。怨王聽讒如飲甘。信誣不緩察。如伐木者不顧其

傾。析薪者不順其理。舍有罪者而親信之。反以其

子為他人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

我梁無發我笥。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戶音

此君子猶言凡百君子非斥幽王也。山水之高深而人至之興雖陰密之地而人窺之。當日太子必以漏言得罪。故以戒他人勿蹈己之危轍。意與邶風谷風同也。

小弁八章。案此東遷以肅詩也。而序於此者。平王親遭幽王之亂。而無能改其德。故節南山之詩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正月之詩曰。終其永懷。又寤陰雨十月之詩曰。胡憊莫懲。又曰。監

詩所

卷之四

二

妻嬭方處。雨無正之詩曰。庶曰式臧。覆出爲惡。皆傷其以亂繼亂。目視幽王褒姒淫昏敗亡之禍。而君臣上下恬然無鑒戒懲做之心也。母子被讒廢棄憂傷如此。而復甘受佞人。使忠直者罹殃。巧言何人。斯巷伯三詩皆是也。故在王風曰。有兔爰爰。雖離于羅。當日以身爲戒。而曰恤我後者安在哉。是故序詩者次疾讒之篇。以此爲首。周不復興於此決矣。谷風以下。士民愁怨。皆其效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
子慎無罪昊天泰憮子慎無辜

憮憮然傷心之貌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
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讒言僭忒而涵容之於始此亂之階也如能怒而
懲之則亂固沮而不生矣既乃聽信之於後此亂
之成也如能不信其所讒者而加福焉則亂猶可
以止也

詩

卷之四

十一

君子屢盟

古音彌
即反

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

言孔甘亂是用餒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讒言之入由疑心生也故推本於屢盟為讒之人

皆欲傾害家國者也故斥言之為盜然所以取王

之信者其言甚甘耳害國之言實非甘旨之供惟

王有心病疑疾之故止當作旨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

子恃度之躍躍兔遇犬獲之

寢廟者嚴肅光明之地大猷者正大弘遠之謀君

齊敬故能作寢廟。聖人通明故能定大猷。人心如是。未有讒佞至而不能察者也。易曰。德行恒易以知險。恒簡以知阻。人之情偽微曖。其爲險阻多矣。吾又以險阻之心禦之。非獨不能察見。且將墮其欺罔之中。而與爲化也。故惟易簡者知險阻。如太陽之無翳物。明鏡之無匿形也。君子誠能去其疑心。如寢廟之洞達。法大猷之渙遠。則一切幽暗曖昧之態。淺近苛細之言。如見其肺肝然。免雖善於狡脫。而遇犬則獲之矣。今不能然。故曰維王之

詩所

卷之四

三

病也。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

出自口。

音苦

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音戶

荏染柔木以興善柔便佞者也。君子惡強梗正直者。而惟柔木之樹。故心數其所出入告君者。亦能蛇蛇而爲大言。且言之巧而甚可聽。出諸口而不炸。厚其顏而不知。茲所謂讒言。孔甘者與。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旣微且僮。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河之麋者。東都河洛之干。讒人所居也。拳勇以喻
勢力。微虺以喻病敗。言汝亦有何勢力。徒能以讒
巧爲亂階耳。愆過多端。身將病敗。起而爲謀者。方
多如汝之輩者。豈少哉。蓋小人之卒。未有不自相
傾害者。然當其合併以危君子。則莫之思也。

巧言六章。序謂大夫傷於讒而作。首呼天而
訴之。末斥其人而悟之。中間則歸過于王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
維暴之云。

詩所

卷之四

三

不斥暴公而疑其從者。乃謂從暴公以來。蓋婉辭
也。梁在邶風與釁小弁篇對筍而言。則當爲魚梁。
此對門言。則當爲門外之橋梁也。文同而義異。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
今。云不我可。

二人已與暴公也。誰爲此禍。疑之也。不入唁我。則
有可疑之迹矣。然追其初之相。然可。則不應有今
日。韓愈所謂將疑斷還否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

不畏于天

彼人不但過我梁。又嘗至我庭矣。然亦但致聲問而不相見。豈不以有愧畏於心乎。是可疑之迹。彌顯也。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

方凡反

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

我梁。祇攪我心。

與飄風者。蒙上聞聲不見身之意。言風豈不自北乎。豈不自南乎。時往時來。但有聲無形耳。攪者疑惑之澁。至於煩亂也。

詩所

卷之四

十四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

古有舒暑怒三音

爾之亟行。遑脂爾車。

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過梁入陳而不相見。以行亟為辭也。然又遑暇脂車。則非亟矣。終望其一來。以釋我疑也。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

俾我祇也。

去既以亟為辭。還猶可入。尚望其一來。以安我心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

以詛爾斯

伯仲者。如兄弟之愛。所謂二人從行也。其初之相許可者。直若親貫。豈真不我知乎。吾與汝之交。可刑三牲以相明也。豈應遂有今日之事乎。

鬼為域。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固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重數章。信疑參焉者。作者之厚於故交。而亦彼人之陰密秘詭。加害於人。又泯其跡也。故卒言為鬼。則不可知耳。人有面目相視。豈終可欺哉。

言所

卷之四

何人斯八章。○舊說蘓公被暴公譖害之作。首章。既因從者而得其人矣。文章念已禍害之由。以其不入。嗔我而疑之。又以管者之交而未敢遽疑之。以下四章。則見其頻數往來。而卒不相遇。然後知平管交好。果無孚信之誠心。故一旦反覆傾危。至於如此。管者之不如今也。亦傷而已矣。末二章。乃見怨懟離絕之意。

曼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多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媒

萋斐而成貝錦者言其事之羅織以成章哆侈而成南箕者言其言之自巧嘗而大肆挾已甚之毒極陰詭之謀也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緝緝翩翩者往來文致所以成是貝錦也捷捷幡幡者佞巧張大所以成是南箕也其終也亦必見疑而自受害特不知爾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詩所

卷之四

三

小人害人而不知禍之將及者驕也當其得志固無可如何呼天使監視之而已此又言其太甚之狀

彼譖人者音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

會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吳

人之所以爲人者信也言之太盡鬼神惡之況心存於構誣而言發於無端者乎固宜爲萬物所共惡天地所不容此又極言其陰謀之惡投有吳猶之呼蒼天之意

楊園之道。猗于畝止。去其反。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

君子敬而聽之。

道者斫伐之以通道也。猗者倚也。畝止者闢止爲畝也。將斫伐楊園者。自芟除一止始。是其勢倚此而起也。小人行讒。始於小者。及其大者。故願凡百君子之敬聽之。

巷伯七章。或曰。遭讒爲巷伯。或曰。巷伯遭讒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

詩所

卷之四

三

女轉棄予。

習習谷風。維風及顛。將恐將懼。實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叢。無木不萎。忘我大德。

思我小怨。

末二句無韻未詳

雨者春風也。以興友之相好時也。顛者如從天。頽

下。夏風也。以興友之驕盈時也。至於草木皆萎枯

者。秋風也。以興友之離絕時也。崔嵬者。喻其勢位

山之絕峻。而風高者。草木遇之皆萎。人之志滿

而勢盛者親黨交厚不復存矣。草以猶可也。木莖則甚矣。小德不可忘也。大德其可忘乎。

山谷風三章。朋友相怨之詩。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莪爲蒿蔚。傷其無所成立。

蚺之罄矣。維嚚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晉無

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蚺小嚚大。蚺罄則嚚恥。故子不能成立者。親之羞

詩所

卷之四

三

也。鮮民者無德之民也。無德之民。生不如死。況又

父母既棄。出入憂傷乎。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又申首兩章之意。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南山而遇飄風。興父母之凋零也。何害者。云何罹

此害也。不卒者。不得終其養也。又申第三章之意。

麥莪六章。父母既沒而思念之詩。傷其不能
早有立以逮親年。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者。末
兩章之志也。

有饒簋飴。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
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潛焉出涕。

簋飴雖滿而已之。挹取有度。以興先王之道。取諸
民者有節也。其道甚平而直。君子行之。小人視焉。
今則不然。是以睠顧而悲傷也。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

詩所

卷之四

三

行彼周行。

戶郎反

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几音

言東都大小國邑。疲於征斂。勞役如此。

有冽沈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
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勞苦之甚。而庶幾其休息。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
身人

蒲非反

之子。熊羆是裘。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渠之反

職勞不來。勞而不得歸也。

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

監亦有先。跛彼織女。終日七襄。

饋以酒。昨不以爲漿。遺以佩。而不以爲長。求索之無厭也。故庶乎天漢昭明。知織女之勞於杼袖。晨莫之間。七度經緯。無時而休耳。襄者。經緯聯緝之意。織女星在雲漢之間。故云。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晚彼牽牛。不以服箱。未有啟明。

反。彌郎。

西有長庚。

同。音。

有捭天畢。載施之行。

反。戶郎。

織女雖勤。而不能成報功之文章。猶所謂不以其長也。牽牛雖勞。而曾不念其服箱之苦。猶所謂不

詩所

卷之四

三

以其漿也。農女憔悴如此。故望啟明長庚之先後於日者。使有捭之天畢。沛滂沱之賜。而施下行耳。蓋屬意於近君之臣。降其膏澤。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雨澤將降。必有箕風之振揚。簸動爲之先。必有北斗之斟酌調和爲之節。喻國家加惠百姓。必有號令之臧。綱紀之善也。今也箕則閉其舌。而號令之寡聞。斗則傾其柄。而紀綱之已墮。故雖有天畢。而

施不行矣。揭傾也。大雅顛沛之揭是也。北斗魁直戾位。故曰西柄。箕舌不閉。斗柄不傾。反言之。以切人事爾。

大東七章。平王東遷。不能修復舊政。而仍厲幽之烈。東人苦之。而作是詩。中言西人者。從王而遷者也。

四月維夏。音戶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古本作爰朱子依家語作奚其

適歸。

詩所

卷之四

三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羽其反

自夏而秋。自秋而冬。氣候益異。管之具腓者。今盡

殘賊。雖栗梅之能寒者。不免矣。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古音直谷反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泉水。猶有清時。興政事之不清也。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音以

江漢能為國紀。興政事之無紀也。

匪鶉匪鸞。翰飛戾天。匪鱸匪鮪。潛逃于淵。

山有蔭薇。隰有杞楸。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生亂世者不能如鳥之奮飛。魚之深藏。庶幾山隰之間。采掇草木以終老乎。然未能忘哀思。故歌以

告之。

四月八章。大夫遭亂自傷之詩。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

憂我父母。滿以反

溥天之下。音戶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

均。我從事獨賢。

詩所

卷之四

三

四牡彭彭。音翁王事飭飭。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方

剛。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戶郎反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魚贊反或靡事

不為。音論

北山六章。大夫行役者之詩。然王非能知其

賢而勞之也。即或知其賢而勞之。亦直使為其

難而藉此以疏遠之耳。彼無息湛樂而出入風
議者。且將沮格而制其命。蓋有驅馳憔悴而功
無可成。罪或不免者矣。前三章不敢爲懟君之
辭。若君之知己而任之者厚也。後三章則露其
意。彼從容風議者。卽此之所以慘慘畏咎而懼
憂我父母者與。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疢。

底當作疢。唐人避太宗諱。

致誤兮。

車行則塵。心憂則病也。

詩所

卷之四

三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頌。

頌。明也。塵起則昏。心憂反明者。惟明故昏也。

無將大車。維塵雖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思憂則昏。益思則益重其昏。

無將大車三章。行役者作此以遣憂。蓋憂之

深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訖野。神與反二月

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其人。涕零

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管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
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音豫念彼其人。矍矍懷
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管我往矣。日月方與。曷云其還。政事愈感。歲聿云莫。
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其人。興言出宿。
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首章言寒暑之毒苦耳。二章則事孔庶而憚其不
暇。三章則事愈感而悔戚之自詒也。此與四月北
山同意。皆盡瘁以仕而莫我有慘慘劬勞而猶畏

詩所

卷之四

五

答者也。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
式穀以女。

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

介爾景福。

方墨反

此兩章朱傳以爲戒僚友然作自廣之辭亦可。蓋
遇勞苦之事。則謂君之所以五成於我。去其懷安
之心。盡其靖共正直之道。誠之至。則通於神明矣。
而況於人乎。上篇言無思百憂。此其所以獨憂之。

術也

小明五章。自四月至此，詩意畧同，蓋編詩者以類相從也。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君子聞鼓鍾於淮水之上，以其聲之淫哀而憂傷之，故思善人君子懷其誠信而不忘者，蓋性情者樂之本也。

鼓鍾噤噤，淮水潛潛，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德之無邪，則聲不淫矣。

詩所

卷之四

三五

鼓鍾伐馨，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猶，尤也。德之無尤，則聲不傷矣。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此則所謂淑人君子之聲樂也。欽欽，敬也。樂以禮爲本，惟敬則和也。鼓瑟鼓琴，堂上樂也。笙磬同音，堂下樂也。雅者，歌鹿鳴三終，魚麗三終，笙南陔三終，白華三終之類是也。南者，合樂之時，亂以關雎三終，鶴鳴三終之類是也。籥者，樂終而舞，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以爲文舞也。蓋雅樂之次第如此，而

其始終條理、歌舞音容、皆無奪倫而不僭忒、非有淑人君子之德、誰能興之哉、

鼓鍾四章、東遷之後、禮壞樂崩、朝廷邦國之間、非復雅聲之舊、其時淮水之上、有鼓鍾為樂者、賢者聞而悲之、故首三章、皆憂思古之君子、而卒章不言、則所思之君子、如是如漕風之念京周、末乃指其實也、

詩所

卷之四

三

